

clean and bright

陈丹燕 著

一个女孩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THE HONG KONG PUBLISHING GROUP

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

陈丹燕
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女孩/陈丹燕著.——福州: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4.10

(陈丹燕经典青春文学系列)

ISBN 978-7-5395-4983-5

I. ①一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43119 号

一个女孩

——陈丹燕经典青春文学系列

作者:陈丹燕

出版发行: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http://www.fjcp.com e-mail:fcph@fjcp.com

社址:福州市东水路76号17层(邮编:350001)

经销: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印刷: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:福州金山浦上工业园区B区42幢

开本: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
字数:154千字

印张:8.5 插页:6

版次:2014年10月第1版

印次: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5-4983-5

定价:24.00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联系电话:0591-28059365

一切创作，

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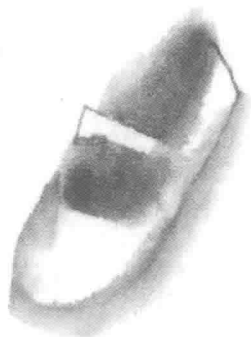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一本描写我的童年生活的小说，
我对它有话说，

而且一定要说出来。

——陈丹燕

A stylized,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likely reading '陈丹燕' (Chen Danyan).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expressive,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extending to the right.

第一章	后院的绿草地	001
第二章	鸽子灰的眼睛	035
第三章	黑天使	067
第四章	乘着那歌声的翅膀	097
第五章	青春之战	133
第六章	无旗之杆	173
第七章	1976 年	209
后记		233
附录		241





第一章

后院的绿草地



一个☆女孩

Nine Lives—A Childhood in Shanghai

◎陈丹燕经典青春文学系列◎

1966年初秋的阳光，透过窗外的大树射进二楼教室里，把树叶放得很大。那些树叶经过了一夏天的阳光雨水，长得又绿又大。阳光透过树叶，把青黄色的光线斑驳地弄在墙上和课桌上，弄在我和四十个陌生的七岁孩子的脸上和身上。

课桌的抽屉里放着我蓝色的新书包，新铅笔盒，还有一次也没有擦过的新橡皮，那是块白白的、扁扁的橡皮。课桌是木头做的，有股干燥的木头气味，上面有别人用小刀刻的一个没头发的小人，潦草的五官上有一种吃惊的神情，他在桌面上一年又一年地发着呆，这就是我的童年故事开始的情形。

我的老师和黑板远远地站在教室背阴的尽头，老师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和一个白得发青的额头。远远地看着她，我想起妈妈放在大收音机上面的一个石膏像。放收音机和唱机的茶几，也是放在客厅角落的阴影里面的。妈妈曾摇着手指警告我不准乱碰那个塑像。从前这里放着一尊普希金的像，但被我打碎了。妈妈曾说，普希金会在半夜十二点一片一片地跳到我的床边，让我赔他碎掉的脸。



记得那时我半信半疑地看着妈妈的脸，一方面担心自己怎么能让碎掉的东西复原；一方面怀疑，如果我能把石膏像打得粉碎，为什么不能在它们来抓我的时候，把它们打得更碎，石膏像看上去厚实，其实却很脆弱易碎。

石膏像一样的老师说：“同学们，‘文化大革命’开始了。”

这是在我成为小学生的第一天，1966年那炎热的秋天里，老师对我们班级的全体孩子说的第一句话。

在孩子群集的地方，有着一一种幼小身体散发出来的暖烘烘、潮湿而美好的气味，那气味一旦长大就消失殆尽。在1966年散发着这样的儿童气息的我们，就那样安静地坐着，接受老师告诉我们的第一个事实。小孩子们把薄薄的身体贴着木课桌的桌沿，听到身体里的心扑通扑通地跳。

回想起来，老师那时的表情，在大人对孩子特有的胸有成竹里面，还有一种不确定和茫然。老师虽然脸上奋力笑着，就像那个年代看到的很多被强迫的笑容，但她美丽的大眼睛却睁得很大，好像要倾听一个答复。她站在讲台旁边，穿着一条天蓝色的裙子。在她的背后，教室的角落里，放着一架老式的



一个☆女孩

Nine Lives—A childhood in Shanghai

◎ 陈丹燕经典青春文学系列 ◎

风琴。“‘文化大革命’开始了。”老师的这句话，就像一个咒语一样，从此笼罩在我的生活上面。

当时我和所有四十个扬着安静的脸仰望老师的孩子一样，对将要发生什么一无所知。我心里只是高兴：上学是我想象了整整一个夏天的事，我面对大楼后院的大树，想象我会在上学的那一刻变得说话流利，机灵乖巧，就像所有小姑娘想要的那样。我是在一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将它想象得非常美好，这是一个非常坏的、总使自己吃苦却改不掉的坏毛病。后来我也不想改了，我对自己说，这是天性，人总是斗不过天性的。

在上学以前，我一直是一个孤单的小孩，因为我说话总是结结巴巴。不论是大家在一块玩的时候，还是在家里的晚餐桌上，每当要说话的时候，永远都不能一口气说出来一句话，最初妈妈会打断我的话说：“想好了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。”

隔着一盆盆菜和桌子中央的一大盆汤，妈妈的脸看上去那么遥远，那么失望，那么不耐烦，本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话，突然就觉得没意思了，后来我就不太说话了。

可是，到了必须要说话的时候，按照妈妈教给我的办法



一个字一个字地想好了再说，会有许多话一起涌上心头，然后我就着急，把脸皱成一团。我猜想我那样子一定丑极了，所以，从小就口齿清楚的“老鹰”会忍不住惊叫起来：“她把脸弄得难看死了！”

一起玩的孩子会突然停下来，惊奇地看着我的脸，然后放声大笑，太阳在他们长着锯齿的新换的大门牙上闪着光。那些大大的牙在嘴里大得那么奇怪，与没换的旧牙好像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似的。后来，我也不太和院子里的小孩一起玩了。

我想现在我还是不适应对许多人说许多话，总觉得自己会再次结巴起来，而总是把每一句话都说得很慢，当我感到一点点儿别人的不耐烦，我就会关闭起来，心里所有的句子都逃得不知去向。我还是像从前那样，很多时候一个人待着。

那时候我喜欢在后院玩。因为单独站在玩得发疯的孩子圈外，我觉得挺丢脸。后院在大楼背面，上午时候没有阳光，只有窄窄的一条草地，大树，还有一个旧水房。水房里潮湿阴森，大水箱锈迹斑斑，接头处终日滴水。那声音在安静的午后听上去，就像从一部恐怖电影里发出来的。坐在水房顶上，还可以看到隔壁的小院，那个院子里种满了玫瑰花树，还有一栋



终日在阳光里安静站着的黄色的欧洲式样的小楼房。

在我们的院子里，从来没有种过玫瑰花，那种香香的、红红的，看上去美丽而悲伤的花朵。我常常坐在背阳的地方看着玫瑰花树和黄色的小楼。那时候我不知道后来我会成为小楼主人的唯一客人，坐在他的旧旧的大摇椅里，和这个眼睛灰灰的智慧的童话作家整天整天地说话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结巴了。也没有想到会整天整天听童话作家讲他的童话。有些句子是那样优美，以至于到现在，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文章里。他所说的屈原的故事和人鱼公主的故事，变成了我的，就像两棵小树移植到我的心里，在我心里长成大树，在我安静地独自待着的时候，它们有时轻轻发出婆娑的声音，那就是我的良心的声音。那时候，我会想念黄色小楼的那间朝北的小屋，小屋里破破的大安乐椅，安乐椅上坐着的老人，老人灰色的孩子般的眼睛。那时对不久的冬天就要发生的事情，实在还不知道。那时只对偶尔传来的小孩子玩游戏时发出的尖叫声，心里有一点儿难过。

草地里经常会有一些小小的奇迹。高高的野草里有时候会找到一张被人丢掉的照片，那通常是底楼的那个女人随手撕了一下扔掉的。她是个喜欢照相的漂亮女人，所以丢掉照片是照得不像她本人那么漂亮的缘故。有的时候中午强烈的光线把



她的鼻子照得很大很怪，她的脸变得像鸡一样，有时候她闭了眼睛，有点儿吃惊的样子。真看不出来，照片上的就是这位常常在大楼前院昂然而过的美丽的女人，她把头发编成辫子，高高地盘在头顶上，就像一个黑色的皇冠。院子里的小姑娘总是远远地看着她，停下手里正在玩的，心里充满小小的嫉妒和小小的敬仰，还有小小的猜测：不知道自己长大了，是不是能像她一样。

捡到那张照片是在一天下午，晒了一下午的太阳的野草，散发出植物在夏天时那种强壮而且辛辣的气味，我蹲在草地里，紧紧握着照片，心里为发现完美的前院的女人也有并不漂亮的时候而暗暗高兴：这样，就离她近一点儿了。

有时能在草里找到硬币。大楼里有一排厕所的窗直对着后院草地，玩着玩着，会听到噗的一声，那是谁家洗衣服的时候忘记掏干净衣袋，洗到一半儿才发现口袋里的东西湿成一团，洗衣的人拿出来随手就从窗口扔出去，那里面或许就有一个硬币。

找到一个硬币，就是我过节的日子。



妈妈从来不给我零花钱，也不准我买外面烟纸店的玻璃罐里的零食吃。我的零食是每天规定好的一小条巧克力、一个苹果和三片饼干。妈妈总是皱着鼻子说玻璃罐里的桃子干、李子干里面全是细菌，而任何一张纸钱上面全是肝炎菌。妈妈说：“现在你已经瘦成这样了，再敢吃那种脏东西，就变成一条蛔虫了。”

妈妈真是个重规矩并讲究华丽的人，有妈妈在的餐桌上，我和哥哥吃饭绝不会发出一点儿声音来，就是喝汤也没声音。但吃完饭以后，正在发育的哥哥会跟到厨房去把剩下的汤统统喝完，他说没吃饱。

但我多么想像别的小孩子那样到街角的烟纸店里去买一分钱桃子干，或者一分钱陈皮条来吃，那一路吃回院子的样子，就像一个真正幸福的孩子：每根骨头都因为好胃口和馋虫被满足而高兴得哆嗦。

在草地玩的时候并不知道会看到可怕的事情：她死在我的身后，将高高的野草压倒，压碎，却没流一滴血。没有血的死亡，总让人觉得不是真的。我惊奇地回头找，是什么东西发出了那么奇怪的沉闷声音。然后看到了她，一棵没压倒的狗



尾草在她头上摇晃，还是野草那种安然沉静的样子。

我没有叫，没有哭，甚至没有落荒而逃，只是惊奇地呆立，就像课桌上那个高年级同学刻的小人一样。

那时我还没被吓过，有时坐在旧水房顶上，就乱想水房里如何如何伸出绿色的大手来，越想越害怕。寂寞的时候自己编一个故事吓唬自己，是我七岁时的游戏，在那游戏里享受无声的刺激和心乱跳一气的快乐。等到后来，有一天我去应门，打开门一看，爸爸的嘴唇又破又肿，扭歪了他的脸。我惊恐地看着爸爸，心跳得喘不上气来。那是爸爸第一次被打，爸爸被妈妈迎进屋里，妈妈随手关上了房间门。那时他们要说什么的时候，总是把门关上。客厅关上门以后，走廊就变得非常昏暗，这时我才发现心乱跳一气一点儿不好玩，吓人的故事也一点儿不好玩。

孩子总是这样一点点儿长大的。在 1966 年的夏天，我盼望着上学，就像盼望一个童话故事的开始，但却不知道在这个童话故事里咒语出现了，城堡将要变成森林中的废墟。对我来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并不是血肉横飞的厮杀，而是森林中魔鬼宫殿的寂静与暗藏杀机，咒语在巫婆嘴里飞来飞去，一切就



都变了模样。

第二天，是发新书的日子。每个同学到老师的讲台那儿去领一本一年级的语文书，再领一小团糍糊。糍糊是用面粉调的，白白的，半透明的。在教室里看到可以吃的东西，我觉得肚子突然就轰轰烈烈地饿起来。

老师说，糍糊是用来把语文书里有毒的课文粘在一起的。“那些课文是有毒的，我们不学。”老师说。老师仍旧穿着那条天蓝色的裙子。

跟着老师，我把许多张纸粘在一起。有一篇课文上画着一些粉红色的花朵，非常漂亮的花，还有一首诗印在粉红色的花朵上面。我觉得自己喜欢这篇课文，好像是想用手好好摸一摸它似的，我在上面涂满了糍糊，但我并不知道那课文说的是什么。

那时我不认字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我上了大学中文系，每天背着一些书坐在教室前的草地上看。男生在下午会到草地上踢足球，把脱下的衣服扔得满地都是。女同学看书累了，就坐在一起聊天，我总是喜欢草地，喜欢青草在身体下面散发出来



的清冽气息。

有一次我听到大学里的同学偶尔回忆起她的小学时代，她坐在草地上，她的头发由于在农村许多年让阳光曝晒而变得很黄很干。她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上的小学，那时她是班级里的语文课代表。她笑着说：“还记得小学课文里的那篇儿歌吗？滴答滴答，下雨啦，滴答滴答，下雨啦，麦苗说，下吧下吧，我要长大，桃树说，下吧下吧，我要开花。”

我摇摇头，我想起那首印在粉红色的花朵上的诗，也许那首我从来没学过就用糨糊贴了起来的诗，就是这首好听的儿歌：麦苗说，下吧下吧，我要长大，桃树说，下吧下吧，我要开花。

糨糊在新的一年级课本上，散发出微甜的粮食气味，让人想起许多好吃的东西。老师走过来看了看我贴的书，说：“少涂点儿糨糊，贴住四个角就可以了，要不然一本新书就会弄得很脏。”说着老师举起了自己的书，她的书已经贴过了，但还是很平整，像一本新书。

老师说：“同学们要首先学会爱护书，什么是好学生呢？”



一个学期下来，一本书已经学完了，但书还像新的一样，那就是好学生。”

坐在我旁边的刘明明抬起头来问老师：“把书烧掉对不对呢？”刘明明长着一双细长而严肃的眼睛，他是我家的邻居，那时候，他还是一个小小的，把头发剪得很整齐的小男孩。他从来不肯好好吃饭，每当家里快要吃饭的时候，他就千方百计逃出去玩，惹得他家的老保姆站在阳台上大叫：“明瘪三，回来吃饭。”他有一个绰号，叫“小靴子”。大家都喜欢这么叫他。大院里烧书那天，他家搬出来的书最多，因为他爸爸是一家报纸的总编辑，有的是书。

那时，班上的同学几乎都看到过家里烧书。那个夏天，每条街道傍晚都火光熊熊，空气里充满了燃烧的不安的气味。

大家听“小靴子”这么问，都停下手来看老师。老师的脸有一点儿红，她说：“烧掉的都是坏书。”

在我们的大楼前，烧掉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书。住得高的人家，把书从楼上扔下来，书页在坠落时哗哗地响着，像被枪击中的鸟儿，呼地落在地上。有的书里，夹着干枯了的小花，